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千六

都察院

憲綱

諭旨九

嘉慶二十一年

諭巡視東漕御史蘇繹奏東省續虧案內之六府二州。請飭該撫酌展奏限一摺。東省十五年以後。虧缺倉庫錢糧之泰安兗州沂州登州四府屬州縣。經朕特降諭旨。從嚴示懲。其餘六府二州。尚未奏到。應如何分別覈辦。係巡撫陳預本任之事。乃該御史率行陳奏。此事既與漕務無干。又非關繫民瘼。似此越職妄

害。變亂是非。明係袒護貪官。甚屬多事。蘇繹不勝巡
漕之任。著即撤回。交部議處。○又吏部奏議處都察
院左都御史茹荼等。失察子弟黃緣受賄一摺。
奉

旨。都察院衙門職司風憲。尚書察弊除姦。乃左都御史
茹荼。給事中李培元。於伊子茹壽彭李之琯。攬訟受
財。毫無覺察。雖賊數無多。其平日不能管束。咎無可
辭。著照部議。茹荼降二級調用。李培元降四級調用。
四川松茂道黃思宸。雖遠任外省。其子黃華攬訟滋
事。平日失於教導。著降一級調用。○又

諭前據御史秦繩曾奏。托津擅管覆校。

實錄。當經降旨。令留京辦事王大臣。傳到該御史及承辦覆校之員。查明原委覆奏。本日據留京王大臣等奏稱。詢據該御史以十九年議敘摺內。係董誥托津聯銜。而摺內未將奉旨派托津接管之處聲敘。是以參奏。詢之承辦覆校之禮部員外郎軍機章京王鳳翰。則稱十八年慶桂休致後。內閣所進紅綾本。有指出錯誤之處。均係董誥托津傳旨覆奏。是以十九年覆校完竣摺。係董誥托津聯銜畫稿等語。朕恭閱皇考高宗純皇帝實錄。內有錯誤之處。即令軍機大學

士敬謹更正。如漢字本則令董誥托津承辦。清字本則令托津承辦。此係隨時降旨交辦之事。向不降旨特派。托津既承辦其事。則與曹振鏞不同。於覆校完竣奏議敘時。一同列銜。並無不合。乃該御史輒以此叅奏。加以專擅重詞。該御史曾充軍機章京。久知此事。如心以為非。則於擢用御史後。即應叅奏。乃該御史奏事二次。均未及此。茲於八月初二日。簡放順天鄉試考官之期。忽為此奏。自因伊本年曾考試差。有此彈章。冀朕見其公正。用為同考官。伊本年考差。本未錄取。即先經錄取。朕亦斷不將伊點用。似此借事。

妄言。實屬取巧。本應斥革。姑念係屬言官。若示罰過重。恐科道等又相率緘默。秦繩曾著革去御史。以吏禮兵工四部主事補用。終身不准升轉。以示薄懲。○

又

翰。國家設立部院衙門。遇有交議事件。各堂官應虛衷商榷。俟詢謀僉同。方可畫稿。聯銜會奏。如事關重大。有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各該衙門議奏者。原以一人之心。思有限。衆人之才識無窮。尤應公同籌酌。以期事臻盡善。或其事衆人皆以為是。中有一人獨覺其非。即應抒其所見。向衆人剴切陳說。其言果當。

衆人自當擇善而從。其言不當。衆人亦可面折其非。如其人心仍不服。朝廷本有兩議之例。即當自抒己見。據實直陳。候朕裁定。朕執兩用中。言之是者。即降旨俞允。言之非者。亦必降旨駁正。乃近有公同會議之事。有一二人又於召見時。以所議未協。向朕前密陳。是竟強勉唯阿。而復退有後言。其心實私而不公。豈忠臣體國之義乎。嗣後凡遇特交會議事件。務須公同定議。必意見毫無異同。方可會銜陳奏。若意見不合。即單銜具奏。其會奏摺內。毋庸列名。此時在廷並無攬權專擅之臣。儻有遏抑羣言。阻其獨奏者。准

其人指名叅劾。若於畫稿具奏之後。向朕前別生異議。則是首鼠兩端。其人殊不足取。茲特明降諭旨。詳悉曉諭。以後凡特交會議摺內。俱先將此旨恭錄於前。所有此次御史羅家彥條奏籌畫旗民生計。交八旗都統會議一摺。奏上時。即著將此旨載入。○又

諭八旗都統等奏駁御史羅家彥條奏籌畫旗民生計章程一摺。所駁甚是。該御史條陳。以為旗民生計艱難。欲令八旗老幼男婦。皆以紡織為業。當奏上時。朕即覺其事不可行。今該都統等所奏果衆論俱以為事多窒礙。公同議駁。本日特召見諸皇子軍機大臣。

等。明白宣諭。我八旗滿洲。首以清語騎射為本務。其次則誦讀經書。以為明理治事之用。若文藝即非所重。不學亦可。是以皇子等。在內廷讀書。從不令學作制藝。恐類文士之所為。凡以端本務實。示所趨嚮。我朝

列聖垂訓。命後嗣無改衣冠。以清語騎射為重。

聖謨深遠。我子孫所當萬世遵守。若如該御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且營謀小利。勢必至漸以貿易為生。紛紛四出。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住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近日旗

人耳濡目漸。已不免稍染漢人習氣。正應竭力挽回。以身率先。豈可導以外務。益違本計。卽如朕三年一次。閱選秀女。其寒素之家。衣服尚仍儉樸。至大臣官員之女。則衣袖寬廣踰度。竟與漢人婦女衣袖相似。此風斷不可長。現在宮中衣服。悉依國初舊制。乃旗人風氣。日就華靡。甚屬非是。各王公大臣之家。皆當力敦舊俗。倡挽時趨。不能齊家。焉能治國。以副朕崇實黜華至意。羅家彥此摺。若出於滿洲御史。必當重責四十板。發往伊犁。姑念該御史係屬漢人。罔識國家規制。但伊識見如此。竟欲更我舊俗。豈能復勝言。

官之任。著革退御史。仍回原衙門以編修用。○二十

二年

諭。向來科道奏事。無論事之應密與否。皆係實封進呈。本日御史余本敦奏直省審案延玩。責令該管上司清釐一摺。露封陳奏。奏事處官員不行駁回。亦即接收轉遞。均屬違例。余本敦及接收之奏事官員。俱著交部議處。○又

諭。本年京師入夏以來。雨澤稀少。朕省咎思愆。恐政事或有闕失。及內外臣工怠玩不職。以致

昊蒼垂象示儆。又或因逆匪潛伏近畿。致沴氣所結。上

干

天和特降旨。令在廷諸臣。各矢忠誠。讜言入告。並令職司緝捕各衙門。嚴緝逆匪。摘發伏匿。原冀諸臣仰體朕懷。有言責者。剴切敷陳。司捕務者。認真訪緝。庶可除否塞而成交泰。消氛戾而召祥和。孰意上以誠求。下仍虛應。自降旨以來。科道等紛紛陳奏。並無經國遠猷。或糾一事。或改一例。大率皆與吏部銓法相關。其餘五部。俱無論及者。揆其意向。不過各私親故。改一條例。為一二人早得除授地步。不思法令數更。最乖政體。銓法遵行已久。若朝夕改易。人將何所適從。

如果吏部事務叢脞。英和戴均元等。或有貪黷廢法。及實不稱職者。該科道實有證據。不妨指名叅奏。朕必嚴行查辦。若旁敲側擊。毛舉細故。輕改舊章。遂其私意。豈朕求言之意耶。其步軍統領衙門及五城順天府。近日屢奏獲犯。止係看香治病。拜廟誦經。及逃遣。疊竊各細事。並未緝獲逆匪一名。此不過因降旨飭責。藉此以見其認真訪緝。掩飾目前。朕以誠心待諸臣。諸臣不以忠悃事上。惟思苟且塞責。此

上天所以昭示旱象。未能兆成康阜也。特再降旨通行曉諭。嗣後上言者。當於國計民生要務。指陳利弊。或

確知內外大臣營私執法。據實參奏。以肅綱紀。職司緝捕者。將飭拿最要次要各逆犯。認真偵緝。期於必獲。不得捨本逐末。以副朕宵旰勤求至意。○又

諭前據御史葉申萬奏。藩司李賡芸自盡一案。閩省與該處咸謂由於張均之多方激成。張均前已奉旨革職。熙昌等不應奏請開復原官。交部察議。當即降旨交董教增秉公確查。茲據奏稱確加查訪。閩省實有此案。係張均激成之論。以張均接收交代。朱履中短缺鹽課二千餘兩。欲將書欠作抵。張均不允。催交現銀。朱履中情急。遂有稟訴原管道府收受陋規之事。儻

張均稍肯通融。朱履中必無此稟。亦可無李賡芸自
縊之事。竟委窮源。羣歸咎於張均交代。刀難等語。朱
履中短缺鹽課。以書欠作抵。本屬違例。張均不肯接
收。尚為持正。外省州縣交代。互相牽混。接任者不加
詳查。扶同徇隱。以致虧缺相仍。張均之不肯通融。正
係照例辦理。安得謂之有心挑剔。至朱履中之情急
捏稟。李賡芸之被誣自盡。皆非張均之所能逆料。該
員之過。惟在代朱履中墊銀三百兩。以圖自免交代。
遲延處分。又代朱履中改削捏造家人何佳姓名。混
請銷案稟帖。有此二節。均干吏議。若張均並此而無

之。即察議亦毋庸矣。此案業已查明。張均著仍照熙
昌等原擬開復原官。交部察議。熙昌王引之所擬並
無輕縱著毋庸議。○又

御製諫臣論曰。人君治政臨民。未能盡美盡善也。天下
幾務極繁。百官庶司。豈能毫無欺隱乎。若無諫諍之
臣。政不綱矣。是以特設科道。事上存有犯無隱之忠
心。效學朱雲魏徵之勁節。立志公正。不畏權要。見壞
法亂紀之事。直進彈章。毫無瞻顧。斯不負設官之意
也。明目達聰之職。責任至重。君有失德。尚欲繩愆糾
謬。格其非心。若一味緘默。徒貽寒蟬之誚耳。內外臣

工儻有營私作弊而上不知者。立時封奏。叅劾。不避嫌怨。斯為盡心盡職之言官。朝廷之大福也。世道人心。日流日下。近年諸臣。為公者少。為私者多。避人焚草者少。張揚於衆者多。甚至假借題目。作弄威福。營私納賄。枉法貪財。此端豈可開。此風不可長也。若不力加整飭。馴至於前明結黨惡習。誠朝廷之大患也。忠告必嘉納。佞口必屏斥。若不論忠佞公私。惟言官之言信用。博納諫之虛名。受亂政之實禍矣。惟望言官洗心滌慮。大公無私。常存以言事君之誠。盡屏取巧謀利之偽。作天子之耳目。為朝廷之腹心。上章進

諫。置禍福於度外。密封不露。雖至親手足。不令與聞。方不愧此職任。顧名思義。王章不可玩也。以執法之臣。為犯法之事。甚辜朕求言之誠意矣。為私之一二敗類。不得不除。為公之諸臣。益當勉勵。不必妄生疑懼。當言則言。言必有中。若仍存私見。自此絕口不言。竟以朕為拒諫之主。心更不可問。罪浮於彼矣。○又

諭我朝

列聖相承。廣開言路。朕虛懷納諫。凡科道所上章疏。其言是者。無不採納施行。即或識見迂陋。所言不當。亦每曲示包容。不特不肯誅戮言官。即如前朝杜政。廷

杖諫臣。亦從無其事。本日朝審勾到官犯內伊綿泰。
蕭鎮二名。俱予勾決。伊綿泰枉法婪贓。法所難宥。至
蕭鎮職居言路。得以上章言事。徇情聽囑。已干法紀。
乃竟賄賣條陳。以奏事為納賄之具。欺君罔上。孰大
於此。若不加嚴懲。則言以賄行。顛倒是非。變亂黑白。
勢將何所不至。特將該犯明正典刑。以昭炯戒。內外
臣工。當知朕所誅者。乃壞法營私。行同市儈之小人。
於上章言事之諫官。毫不相涉也。將此明白通諭知
之。○二十三年

諭。昨日酉初三刻。有暴風自東南來。俄頃之間。塵霾四

塞室中然燭。始能辨色。其象甚異。朕心中震懼。夙夜不遑惕思。

上蒼示儆之因。稽諸洪範咎徵。恆風為蒙之象。皆朕辦事不明。用人不當之故。或意存怠忽。不能力勤。或有下情不能上達者。其政事闕失。無所匡正。歟。抑小民冤苦壅遏。莫聞歟。或內外大臣。有姦佞傾邪。而朕不及覺歟。有言事之責者。體朕遇災而懼之心。其各屏除私意。獻納忠言。如朝廷所行之事。有似前代秕政。應行改革者。即剴切論列。無有所隱。下民橫被冤抑。有覆盆莫白者。亦據事直陳。代為昭雪。其姦邪之病。

國虐民者。或模棱巧宦。旅進旅退者。即列款糾參。指其實迹。登之彈章。如此則言者出於為國之公心。朕聽之即為應。

天之實政。若懷扶私意。止圖便一身之謀。又或造作無稽。以報夙嫌。而洩私忿。則顛倒黑白。淆亂是非。不特負朕求言之意。更足以增晦蒙之象矣。且如近日人心險惡。匿名訐告之案。接踵而出。良民受其拖累。以致蕩產亡身。皆足以召災沴。又風從東南而來。或東南一帶。通逃逆惡。相聚潛藏。地方官不能覺察。以致上干。

天和朕恐懼修省。反復思維。虛懷延訪。內外大小臣工。各當自省咎愆。殫心竭力。共勤職業。以副朕修德弭災之意。○又

諭巡視五城御史。審理詞訟。稽查姦宄。近在輦轂之下。責任匪輕。必須品行端方。聽斷明允者。方為稱職。向來都察院遇有巡城缺出。一概列名請簡。並不詳加遴選。如蕭鎮之貪黷營私。蔣詩之昏謬溺職。均有玷風紀之司。嗣後巡城御史缺出。著該堂官於科道內。揀選公正廉明者。每一缺保奏二員。帶領引見。候朕簡用。亦不必拘定曾經巡城次數。該員一年任內。辦

理妥協則已。儻有貪黷如蕭鎮者。將原保堂官。交部嚴加議處。昏謬如蔣詩者。將原保堂官。交部議處。

又

諭。昨因風霾示儆。朕降旨求言。原冀聞政事之闕失。下民之冤苦。令各言官據實直陳。乃連日京堂御史中。竟有三人以松筠降謫之事為言。請仍召還內用者。實屬莠言亂政矣。上年松筠陳奏阻止盛京謁

陵大典。朕欽遵

皇考高宗純皇帝聖訓。宣示其罪。猶念其陳奏尚在未經明降諭旨以前。曲從寬典。僅革去大學士。降為二

品頂戴。仍授以察哈爾都統一品職任。此朕準情示罰。不得已之苦衷。曾令松筠跪讀。

聖訓。松筠亦惶悚知罪。並無幾微負屈之意。朕以松筠多年舊臣。歲時賞賚無缺。意欲俟一二年後。仍復召用。乃該京堂御史等。妄將此事牽引論列。以應風霾之異。其言太覺支離荒謬矣。松筠謫降。係上年六月之事。彼時何以不見有青災告儆。且言者果以松筠為屈抑。又何以去年不交章諫諍。坐待今日。乃為此無稽之論。況風霾之象。專為松筠。必無是理。復召與否。其權在上。豈小臣所得干預耶。是言者止意圖邀

名市惠。而並不計及政體所關。國家進退大臣。功罪較然。豈容逞臆妄言。撓朕黜陟之大柄。此風斷不可長。特明白宣諭言事諸臣。務各屏除偏見。毋徇私好私惡。以消公是公非。負朕虛懷納諫之誠也。○又

諭御史卿祖培奏武職都司以下各官。請照文職一體欽派大臣。公同揀選一摺。當奏上時。朕即以其言為是。批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兵部議奏。茲托津等議覆。應如所奏辦理。向例文職揀發各官。佐雜微員。尚奏請欽派大臣揀選。武舉於會試後。揀選營衛。亦由兵部奏派王大臣考驗。何獨於武職都司守備。轉

由兵部堂官自行揀選。辦理原不畫一。自應一體欽
派大臣。公同揀選。以昭公慎。卿祖培此奏。毫無私見。
甚屬可嘉。言官陳奏事件。總當屏除私念。如果出於
至公。實能有裨國事。朕必鑒其惻誠。降旨嘉許。立予
施行。若聽囑徇私。亦不能曲從所請。沽納諫之名。誤
國家之政也。○又

諭。昨據給事中李振祐叅奏都察院。此次京察。有給事
中色成額一員。先經列入六法。嗣該給事中獨赴公
堂。辯論干求。演習拜跪。該堂官劄行吏科。改列三等。
前後反覆。視若兒戲等語。當交軍機大臣查明具奏。

茲據奏調查該衙門冊劄等件。並詢之色成額。及該院經歷等官。原冊內色成額先填有疾。復經都察院劄知吏科。改入三等屬實。至色成額上堂銷假。曾演習起跪。廳官百昌陶定中親見。實未求改三等。該給事中下堂後。各堂公商。劄行吏科。改入三等。請將都察院堂官。分別嚴議議處。京察為激揚大典。舉劾皆當慎重。况都察院職司風憲。尤不應稍涉游移。此案都察院堂官。所定京察冊籍。雖未過部。但業經公同註考。乃輒將六法之員。劄行吏科。改列供職。實屬輕率。色成額仍著列為有疾。是日在署。公同議改之都

察院堂官景祿吳芳培蔣祥墀齊布森俱著交部嚴
加議處和桂隨同畫諾著交部議處○二十四年

諭御史唐鑑奏請復輪班日講官員及繕進經史講義
一摺經書史鑑皆關治道人君日理萬幾不廢典學
我朝

列聖相承皆本

聖學以成

聖治朕仰紹

詒謀孜孜求治每值幾暇亦惟披覽經史學於古訓然
念帝王之學在於貫徹天人明體達用以見諸施行

與經生尋章索句者不同。從前康熙年間。

聖祖仁皇帝曾有翰林輪班入直之

命。旋亦停罷。乾隆初年。

高宗純皇帝命翰林科道輪進經史講義。其後即有借進講經書。隱諷時事。行其詐偽者。

特降旨訓飭。至乾隆十四年。因御史金相之奏。

聖諭以諸臣按日奏御。所稱洞達天人。發明道奧者。殊不概見。行之十餘載。漸成故套。

敕令停止。自後數十年。總未舉行。是以朕嗣位以來。亦未議及此事。今該御史請復此舉。朕每日召見臣工。

多至十餘起。披覽章奏。動輒數十件。即使添見翰林四人。多閱講義數篇。亦斷不以為煩苦。惟朕召見大臣。皆以諮諏庶政。即京堂各官。近年增有冬季輪班直日之例。其學識之淺深。心術之邪正。於召見時。亦均可鑒察。至翰林資格本淺。俟升轉至學士以上。或擢用京堂。改補科道。自可敷奏以言。如此時遽令撰進講義。輪班入對。其能闡聖賢之精義。陳古今之治忽者。能有幾人。若徒摭拾陳言。敷衍入奏。或以頌揚塞責。甚至妄議時事。豈非徒亂人意乎。朕圖治維殷。然一切皆求之於實。所謂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

如耳。使但博稽古之名。而無裨實政。殊不如其已也。
該御史所奏。著毋庸議。○又

諭御史袁銑奏考試請飭恪遵功令一摺。所奏是。順天
鄉試會試。向於午門宣旨。點出各員。例有關防。其不
入闈者。自應迴避。即時散去。不許片刻逗留。至未經
考差者。尤不應至彼窺探。接耳交談。如有此等情形。
御史即應叅奏。交部審訊。自本科為始。點派考官密
本。朕不先發交批本處。於初六日特派乾清門侍衛
二員。齎至午門前。交大學士拆封。眼同稽察御史宣
旨唱名。其內廷行走。不能前赴午門候旨者。朕於點

出後。是日豫行飭知前往聽宣。既宣旨之後。如有不入闈之員。仍在彼逗遛聚談者。即著稽察御史指名叅奏。至殿試朝考。應行與考之貢士進士等。例不准在紫禁城內住宿。其無職事人員。於是日更不應至太和門左右掖門探伺。嗣後並著直班護軍統領及稽察御史嚴行查察。如有違令者。據實糾叅。○又

諭御史于德培叅奏九卿從耕。未及九推一摺。所叅甚是。本年耕藉。朕因祇謁

東陵。即於是日啟鑾。是以躬耕後。不御觀耕臺。然必四推四返禮成。始行啟蹕。並先期降旨。諭知

壇內有執事人員。俱毋庸赴朝陽門外送駕。俾令從容成禮。乃是日三王仍照常行五推禮。其九卿於王等五推五返後。東班即行散去。西班周系英徘徊觀望。又一推一返而散。彭希濂則一推後並未親手扶犁。實屬怠玩。三王等雖係循分將事。然以視九卿則能知以典禮為重。殊堪嘉獎。著各賞加紀錄一次。該九卿等。以特派從耕。朕偶未親觀。輒如此玩泄。若派赴外省。專辦一事。更不知如何怠忽。不可不嚴行懲創。著留京王大臣查明。交吏部都察院嚴加議處。御史于德培在西班牙監禮。即據實叅奏。著賞加紀錄二次。

其東班監禮御史係屬何員。著留京王大臣查明。如同在監禮。僅止不行參奏。著交部議處。若先行散去。並未在彼監禮。著交部嚴加議處。○又

諭。前據御史于德培參奏九卿從耕。俱未九推成禮。朕以九卿等特派從耕。如此玩泄。實屬可惡。當降旨交留京辦事王大臣查明。交吏部都察院嚴加議處。茲據綿課等奏稱。飭傳禮部鴻臚寺順天府各執事人員。並東班監禮之御史舒英蔣雲寬。西班監禮之御史托明。逐加詢問。僉稱東西兩班從耕九卿。均係九推九返。周系英因耕牛行遲。於八推八返後。見東班

先已禮成。自言尚少一推。如何就散。因即補足一推。彭希濂則因耕牛行疾。伊病後步遲。扶犁脫手二次。亦仍九推九返。禮成方散等語。從耕事闕典禮。如果該九卿等。俱未成禮而散。則其咎甚重。議上時。朕必將伊等概予罷黜。斷不以人數衆多。稍從寬縱。今查明是日九卿從耕。俱已九推。其先後參差不齊。係因耕牛遲速之故。朕向來觀耕時。曾經目覩。周系英見束班禮成。自計推數補足。均毫無不合。惟彭希濂脫犁二次。實屬失儀。業已降二級調用。罰無可加。著與周系英姚文田王宗誠吳芳培陸以莊善慶奎耀齡

椿均毋庸嚴議。東班監禮御史舒英蔣雲寬無可議處。英和自請交議之處亦毋庸議。至三王等從耕禮成。本係照常之事。前因與九卿相較。是以各賞加紀錄一次。今既同係成禮。其所加紀錄著即撤銷。于德培與托明同在西班監禮。見彭希濂扶犁脫手二次。理應會同叅奏。如托明徇情不肯列銜。即應將托明一併叅奏。此事非封章條奏可比。乃一人單銜具奏。並率稱九卿俱未成禮。不顧事之輕重虛實。妄劾多人。其意何居。朕辦理庶政。一秉至公。從無成見。于德培甫經擢任言官。如此多事。實屬冒昧浮躁。著將紀

錄撤銷。交部議處。托明於彭希濂。懲儀之處。並未會
參。亦屬無能。著交部察議。此次議處察議。英和周系
英。不必與聞。其餘堂官。秉公議奏。○又

諭。御史李遠烈奏。請禁各部院衙門。繕寫清字稿件。私
攜出署一摺。所奏甚是。必應嚴禁。部院衙門。一應稿
案。均應在公署辦理。若如該御史所奏。筆帖式繕寫
清字稿件。竟各攜回私寓。顯係倩人替代。且恐有私
行漏洩情弊。殊非慎重辦公之道。著通諭各部院堂
官。嚴飭司員。隨時稽察。如有不能在署繕寫之筆帖
式。將文稿私攜出署。及書吏擅送私寓者。立即革職。

呈堂奏。以做惰玩。○又

諭國家神武開基。清語騎射。乃滿洲舊俗。根本重務。必當萬年無忘。是以巡幸盛京。最為鉅典。我

皇考高宗純皇帝曾因

親詣盛京。

垂諭後嗣。當瞻懷遠瀋舊疆。再三周歷。或無識臣工。妄以為不宜。當律以悖命之罪。誅之無赦。其次即木蘭秋獮。肄武習勞。亦必當恪遵

成憲。永守勿怠。

皇考聖製避暑山莊後序。追述

聖祖仁皇帝始建山莊。所以詰戎綏遐。崇樸愛物之義。世宗憲皇帝聖訓。後世子孫。當習武木蘭。無忘

家法。並

申諭以敬告後人。若後人忘予此言。則與國休戚相關之大臣。以及骨鯁忠直之言官。執予此言以諫之可也。煌煌

聖訓。昭垂奕禩。上年朕東巡。祇謁

三陵。松筠因畿輔小旱。上章阻止。此奏若出於他人。朕必律以悖命之罪。即予正法。因松筠身為首輔。且素有忠悃。中外之人。皆可諒其無他。故止以降謫示懲。

曲從寬典。木蘭秋編。

皇考慮及後嗣之不能式循。尚有望於忠諫。設有從而阻止者。亦不可不嚴示罰懲。茲特明降諭旨。嗣後每歲舉行獮典。或偶值天時水旱。朕心自有權衡。如此次降旨。啟鑒屆期。適遇大雨。橋座被衝。即降旨改期。並非因人奏請。儻有無識之徒。敢於朕前建言阻止者。必將其人立予革職。發往伊犁。以為阻撓大典。委靡不振者戒。朕言不再。懍之勿忽。○又

諭。御史盧炳濤奏。河工動撥銀兩。請由工部覈議。會同戶部撥款一摺。所奏甚屬迂謬。河工每年應領歲修

銀兩俱有定額。先期請撥。豫備工料。須俟事竣報銷。工部方能分別核駁。當該省奏請之時。工部本無可覈議。至遇有要工。承辦大員。約計工需。請撥帑項。若先交工部覈議。該部並未身親目覩。其需用銀款。或多或寡。應准應駁。憑何定議。徒然遷延時日。轉致有誤要工。該御史太不曉事。原摺著擲還。○二十五年諭。御史邱煌奏請禁科道遇缺奏事一摺。所奏非是。朝廷設立言官。遇有應奏事件。原許不時入告。如其言果是。即奏章一上。朕必獎勵優加。儻撫拾浮言。雖累牘不休。亦不能遽邀識拔。每次引見給事中。朕所簡

用之人。非但不論開列之先後。實不計條陳之多寡也。若如該御史所奏。遇有給事中缺出。未經引見之先。即不准御史呈遞封章。是將使言官瞻顧徬徨。相率緘默。且又稱實係機密重務。仍許入告。設言官奏事。專為圖謀進階。將必有以緊要事件。故意延閣。俟有科缺。始行呈奏者。又將何以辨其真偽耶。總之言官奏事。其心當為公。而不為私。轉不必豫存避嫌之見。如該御史摺內。聲明現有漢給事中一缺。業已呈明扣除引見。是又近於取巧。殊可不必也。○又

諭給事中葉繼雯奏擬絞犯婦情有可原。刑部不應列

入秋審情實一摺。所奏甚屬非是。此案保杜氏。因伊翁保三雄利資。縱伊與保緒文暨賈生俊先後通姦。該氏恐妬姦生隙。告知伊翁移避。致伊翁被保緒文踢斃。該給事中以保三雄之死。非杜氏意料所及。籤商刑部改緩。刑部援引歷辦服制成案。礙難改緩。咨覆。刑名案件。遇有倫紀攸關者。刑部執法定擬。例應擬實。至情節不同。將來勾決時。其權衡出自上裁。若如該給事中所奏服制之案。此類甚多。若俱擬緩決。不但有紊成例。朕亦無可免勾之案矣。葉繼雯不勝御史之任。著以吏禮兵工四部員外郎補用。○又

諭賈允升奏各省京控案件。請降旨不准發還一摺。所奏非是。各省民人赴都察院呈控案件。向來有奏聞者。有咨回者。有駁斥者。嘉慶四年。朕降旨不准駁斥。以防壅閉。係指案情重大者而言。若如賈允升所奏。無論案情大小。不准駁斥。即不准發還。則一切戶婚田土錢債細事。一經京控。悉皆奏咨辦理。亦於政體非宜。國家設官分職。大小相維。若以部院衙門。理及瑣屑之務。則直省地方官。所司何事。且近來訟風日熾。使姦民臆計。赴京控訴。必當一概准理。豈不益長刁風。倍增訟獄。掣累株連。流弊更大。賈允升所請不

准發還控案之處。著毋庸議。惟都察院向有一兩月彙奏咨案之例。嗣後凡發還案件。亦著存記檔冊。摘敘案情。一兩月彙奏一次。即可防掩重為輕之弊。其近京旗民控告細事。割交五城司坊審斷者。仍照舊例辦理。毋庸彙奏。○又

諭。從前軍機處滿漢章京。皆由軍機大臣。於內閣等衙門傳取。嘉慶四年。改由內閣六部理藩院保送引見。嗣後將保送人員。先令軍機大臣考試。分別棄取。帶領引見。其記名者。挨次傳補。立法至為允當。惟大員子弟。設有迴避之例。殊可不必。防弊之道。初不在此。

如大臣子弟。有挑入軍機處者。藉以學習政事。未嘗
不可造就人材。嗣後保送軍機章京。著毋庸迴避大
員子弟。其軍機章京。有升至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少
卿。及補授科道者。即回本衙門行走。著仍照舊例行。

[illegible]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千七

都察院

憲綱

諭旨十

道光元年

諭給事中盛唐奏檢拾匿名揭帖請飭訪拏究辦一摺甚屬非是律載匿名文書告言人罪見者即為燒毀若將送入官者杖八十官司受而為理者杖一百被告者雖實不坐定例久經著明嘉慶二十三年復奉皇考仁宗睿皇帝諭旨以匿名揭告最為風俗人心之害凡有黏貼匿名揭帖即將原帖銷毀不准具奏惟

關係國家重大事務者。密行奏聞。是惟叛逆重情。乃
准入告。此外皆應遵

旨銷毀。

聖諭煌煌。至為嚴切。該給事中豈無見聞。乃以匿名呈
控。土棍細故。違例具奏。除所告毋庸查辦外。盛唐著
交部議處。○又頌

御製聲色貨利論曰。孔子曰。放鄭聲。書曰。比頑童。時謂
亂風。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記曰。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由是
觀之。聲色之為害大矣。因思我朝定制。皇子皇孫均

於六歲入學讀書。凡聖賢之所發言。自幼無不誦讀。講肄以爲修身立志之本。其餘終身抱道克己復禮者。甚難。蓋知之非艱。而行之艱也。在常人猶不可不檢束身心。屏除聲色。爲人君者。尤當以禮自防。無爲所惑。常人惑之害及一身。人君惑之害及天下。敬思朕受

聖考教育付畀深恩。欽承

密諭。必當立除此弊。有損無增。茲難於概行除卻者。實朕之苦衷。不能以言喻之也。後世子孫若能體朕之心。法朕之行。成朕未竟之事。造次無忘不遘聲色之

諭。即我大清萬世天下臣民之福也。其後宮嬪御之制。簡約。詳明。毋庸復贅。通而毋改可也。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宮中府中原屬一體。非同士庶之私自蓄藏也。故人君不可有私財。有私財。必有私事。有私事。必有私人。有私人。則不為其所愚者鮮矣。是以貨利之害尚小。而立身行政之害大矣。我朝立法嚴明。言利之臣立加貶斥。惠民之說不情節金。故任土作貢。自古有之。惟是行之既久。未免世俗相因。漸生侈靡。要在為人上者。知稼穡之艱難。力崇節儉。返本還樸。然節儉之風。豈空言所能

感化也。務在身踐力行。概從樸實。毋尚虛文。即向應入貢者。亦必察其義之所在。定以限制。不可稍存自奉之心。在詔諛者。必曰尋常之物。非珠玉可比。價廉直賤。獨不思一絲一粟。從何而出哉。且由數千里而來。以至達於九重。其費不知凡幾矣。故省一分天下。陰受一分之福於吏治。民生不無小補也。至於亭臺苑囿。夙有規模。濫樸之風。盡美盡備。足以供幾餘游憩。其可復待經營乎。書曰。峻宇彫牆。又曰。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不可不引為龜鑑也。即以當時而言。每歲應修理者。即不能及時措置。何暇復有所加增乎。

設遇容悅之臣。侵漁之吏。多方獻諛。取巧逢迎。主意則必曰。內廷之興造。不同往昔。今則自內發帑募夫。並非勞民力傷民財而成之也。此乃我大清萬世之罪人。即應立正典刑。暴白天下。試思府庫之藏。來自何所。耶。變其名色。分其出納。又將誰欺。耶。嗚呼。仍是吾民脂膏也。設非

壇

廟宮室城郭官署外。又何忍以有常之費。恣意消耗於無用之地。耶。我後世子孫。若不遵循舊制。縱欲無厭。或有譏佞。變惑罔顧。是非當時之滿漢大學士軍機

大臣都察院堂官暨科道等即持朕諭。交章進諫。若諫而弗納。則為君者甘為祖宗之罪人。臣工無與焉。若不能犯顏強諫。唯知自顧身家。苟且旁觀尸祿保位。則是自外生成。為萬世不忠之臣矣。著將此諭交內閣軍機處都察院各錄一道。慎密存記。特諭。○二

年

諭御史董國華奏請嚴汰各部冗員一摺。所奏似是而非。各部截取外用簡缺知府人員。其未經銓選以前。仍在本衙門辦事。各有本缺職任。正可藉資練習。若概令出缺候選。是徒與該員以自便之途。既非所以

造就人才而於部務仍無裨益。所奏不可行至京察。註入三等人員。例得留任。以觀後效。該堂官原應隨時察看。如該員果能奮勉。下屆京察尚准列為上考。若如所奏。必剋期分別去留。休改則三年後察典轉無可汰之員。於事理殊覺未協。所奏亦毋庸議。○又

諭前據御史魏成憲奏。戶部郎中張甲三、丁培緒、員外郎丁嘉幹、刑部主事高賜禮、聲名平常。一摺。當交軍機大臣令其指出實據。復將該御史登覆各款。交戶刑二部當官秉公確查。茲據查明各該員所辦稿件。皆屬按例准駁。在署亦無別項劣迹。該御史所指

人證傳詢各員。據稱並無其事。御史有糾繩之責。例許風聞言事。但必須確鑿可憑。方能據實查辦。今該御史撫拾空言。臆款指劾。殊失建白之體。魏成憲著傳旨申飭。嗣後各科道等如遇叅揭事件。務當確切指陳。真知灼見。不得以捕風捉影之談。徒博彈劾之名也。○又

諭御史邱家煒奏請申禁士子懷挾。並嚴查坊刻小本書籍。售賣一摺。會試為掄才大典。有志之士。束身自愛。何至故犯科條。據該御史奏稱。近有倩人寫成小卷。或將坊刻小本書籍攜帶入場。甚至有貢院夫役

包攬代為帶入者殊屬大干功令嗣後著辦理科場及掇檢各官凡遇考試務遵科場條例認真查辦不得視為具文亦不得任聽掇檢人役有意栽害其坊刻小本講章策略等書著該地方官出示嚴禁以杜弊端至本年係鄉試年分邱家煒違例條奏科場事宜著交該部察議○又

諭御史郭泰成奏請疏通河渠以工代賑一摺據稱直隸入夏以來大雨時行田禾被淹由河渠淤淺水無所歸如果河渠通暢田廬未必受傷年歲仍可豐稔等語疏通河渠以備水滂時宣洩流通固是該地方

應行之事。但今歲直隸一百四十三州縣被水者有八十州縣之多。經朕特發帑金分投賑濟災黎計口授食。待賑不暇。又何忍藉此可緩之工。使民力作。若如該御史所奏以賑濟之帑金作興工之費用。是未給民食。先用民力。俾數萬飢民驅令枵腹從事。大失朕拯恤窮黎之意。且被災非一區。疏通非一處。直隸各州縣所屬河渠難以數計。如盡使嗷嗷待哺之民赴功趨事。實屬窒礙難行。况天氣嚴寒。伊邇小民衣食尚艱。又迫以力役。是未蒙賑而先受其擾也。該御史不諳事體。所奏紕繆斷不可行。○又

諭都察院奏遞著即於明日呈覽嗣後該衙門應奏控案遇有此等陳進事件無論有無違悖字樣俱著一併封奏○又

諭朕恭閱

皇曾祖世宗憲皇帝實錄內載雍正四年十月奉

聖諭有謂朕進人太驟退人太速者朕在藩邸時從未與外廷諸臣往還即認識者甚少及即位後有內外員缺甯能不用人乎而素無認識之人不得不博採旁求以用之及用之而徐觀其人實不可用則不得不更易之故大自督撫提鎮至於道府參遊州縣每

一缺出。苟不得其人。朕將吏兵二部月摺。翻閱再四。每至中夜不寢。必得其人方釋然於中。此為君之難。實不可以言語形容者也。等因。欽此。仰見

皇曾祖勤求郅治。進賢如不得已之至意。本日給事中張鑒奏稱。督撫司道等官。升調太驟。各員履任未幾。旋即更調。該員於民風土俗。不暇周悉。屬吏尚未徧識。莅官之日少。奔馳之日多。胥吏乘新舊交代之際。玩法舞弊。家人利本官歷任之多。飽索規禮。弊俱相因而至。嗣後請俟數年後。察看該員治效。再為升調。等語。所見未嘗不是。惟是國家設官分職。所以登崇

俊良俾列庶位。因地擇人。權衡務求至當。朕敬體

上天付託之重。恭繹

列聖寶訓之貽。永思治益求治。安益求安。一遇督撫司
道缺出。不得不廣諮博訪。擇其可用者而用之。此朕
不得已之苦衷。即如督撫中孫玉庭阮元琦善等。何
嘗不久任封圻。昨盧坤由甘肅藩司簡放廣西巡撫。
朕因其於陝西情形較為熟悉。因畀以陝西巡撫之
任。於簡任之中。仍寓人地相需之義。如果二三年後。
各督撫司道俱能盡心職守。吏治民風蒸蒸日上。朕
又何嘗必欲更調。令該督撫等僕僕道途為耶。至所

稱督撫兩司。滿漢參用。當無分畛域。以免更調之煩。朕已早論及此。惟期大小相維。共臻上理。凡在臣僚。皆朕股肱心膂。視同一體。原不豫設成心。意存防檢。如該給事中所云也。將此通諭知之。○又

諭。本日大學士軍機大臣議。駁給事中袁銑泰。嗣後遇有慶典。請無議蠲一摺。所議甚是我朝

列聖相承。深仁厚澤。培養元元。恤災減賦。不惜數千萬帑金。隨時舉行。至遇慶典之年。復將各省地漕民欠。分別蠲除。廣布恩膏。有加無已。煌煌

令典。尤宜遵循。勿替。該給事中輒云。遇有慶典。總無議

蠲是欲改變舊章使朝廷之膏澤不下逮於閭閻大
乖行慶施惠之義給事中袁銳言利亂政妄更

祖宗成憲致朕於不仁不惠是誠何心豈可復任言官
著以六部主事降補○三年

諭御史趙柄奏請敕停各省停止分發佐雜人員一摺
向來佐雜等官因部中銓選較難照例加捐分發各
省試用挨次輪補嗣以歷年分發既多各該省人浮
於缺日形壅滯節經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江蘇
等省奏請暫停分發均已降旨准行原因該員等一
經分發在省差委各督撫隨時甄覈其流品才具固

所深悉。補缺後既得及時自效。亦可造就人材。將來漸次疏通。仍照常辦理。並非使各省遽相仿效。永遠停止。若如該御史所奏。令各督撫設法調劑。不得請停分發。是佐雜等選期本屬遙遠。分發到省。又復擁擠至數百人之多。守候至數十年之久。旅進旅退。得缺無期。甚非所以恤微末而權銓政也。所奏著毋庸議。○又

諭御史陳濡奏徐淮控告鹽商匿報侵吞一案。既據汪葆仁自首短交餘引。請敕江蘇巡撫就汪葆仁呈出殘引細冊。切究黃藻泰等侵吞確數等語。此案前據

韓文綺奏在籍郎中汪葆仁恃符插訟業經降旨將該員革職歸案審訊尚未據該撫奏結如果該撫審斷不公有枉縱情弊原許科道叅奏朕必嚴行根究乃以未定之案該御史臆為懸斷並請旨敕下撫臣辦理遽列封章甚屬謬妄冒昧陳瀆著傳旨嚴行申飭○又

諭御史王世紱奏請嚴京察一摺國家澄敘官方三載考績為激揚之大典朕恭讀嘉慶五年十一月

皇考仁宗睿皇帝特諭近年以來六部堂官所拔識之司員大率以迎合己意者為曉事之人以執稿剖辯

者為不曉事之輩。以每日偃謁卑詞巧捷者為勤慎。以在司坐辦口齒木訥者為迂拙。遂至趨承卑鄙。乞憐昏夜。白晝驕人。仕路頽風。幾不可問。朕思轉移風氣之方。須立於式觀摩之準。現已將屆京察之期。各部俱應慎重選舉。以公心辦公事。毋存絲毫私意。問心無愧。斯可對君。此旨著通行曉諭。各錄一道。懸於公署。朝夕觀覽。等因。欽此。

聖訓煌煌。至為詳備。部院各堂官果能實力奉行。自可黜陟允當。朕即再降旨申諭。亦不能出。

聖諭之範圍。如該御史所奏。歷屆京察。有出任道府。督

撫撤令回京者。堂官薦之於前。督撫劾之於後。或保或參。互相矛盾。此言未嘗不是。然猷守兼優者。固屬攸往咸宜。其資格較久。謹愿樸實之員。原有部務熟悉。而初膺外任。未必裕如者。朕屢飭直省督撫。隨時甄別。原非一經薦舉。即不復加以參劾也。其衰庸各員。該堂官等自應嚴加甄汰。儆懾其衰憊。特予矜全。曲徇人情。好為姑息。一經發覺。惟該堂官是問。至所稱候補各員。有才堪造就。不妨試以例案。策勵使前。似為得人起見。然候補人員。於稿案事件。原應一律講求。以期熟悉。至補缺先後。挨次序用。自有一定成

例各衙門有例可循。尚恐堂官以愛憎為取舍。不盡公允。若妄更成例。越次揀選。名為鼓勵。人才實以開奔競之門。躁進者遂捷足先得。守分者必致補缺無期。此端一開。流弊滋深。所奏斷不可行。至各員簡擢外任。或因貪劣被叅。原保各官。吏部本有處分定例。亦毋庸更立科條也。○四年

諭。山西榆次縣民間思虎強姦趙二姑一案。前經趙添中以該知縣當堂逼認和姦致趙二姑忿激自盡等情。赴京呈控。降旨交邱樹棠親提嚴審。嗣該撫仍以和姦擬結。御史梁中靖叅奏。復諭令將人證卷宗提

解刑部審訊。始據刑部審明。據實平反。並將該省承審各員賄囑舞弊各情。逐一究出。此案間思虎強姦釀命。實屬淫兇。著照例斬監候。入於本年朝審情實辦理。趙二姑猝遭強暴。捐軀明志。洵屬貞烈。可嘉。著禮部照例旌表。已革榆次縣知縣呂錫齡。首先承審。膽敢翫法營私。致釀人命。昏墨欺蒙。情殊可惡。著發往伊犁充當苦差。解任太原府知府沈琮。於所屬知縣聽從賄囑各情。毫無覺察。及提府審訊。又復有心回護。其代慶純等捏敘說單。為消弭刑逼勒結地步。尤屬詭譎。沈琮著革職。發往烏魯木齊效力贖罪。解

任忻州知州慶純。平定州知州賈亮采。未能悉心推鞠。率照和姦取供。意存迎合。上司非尋常失出可比。慶純賈亮采俱著革職。發往軍臺效力贖罪。解任太原縣知縣章頌椿。於填寫屍格。迹涉含混。並誤取犯供。實屬無能溺職。章頌椿著即革職。按察使盧元偉督審重案。所訊各情。均係輕重倒置。種種錯謬。幾成冤獄。盧元偉著即革職。巡撫邱樹棠。以特旨交審之案。不即親提審訊。任聽屬員草率遷就。顛預入奏。實屬辜恩溺職。即將該撫革職。亦係罪所應得。姑著加恩降為按察使。以觀後效。刑部堂官及承審此案司

員秉公研鞠。伸雪沈冤。使兇徒不致漏網。辦理尚屬認真。俱著加恩。交部議敘。御史梁中靖奏得實。著加恩賞給四品頂戴。仍交部議敘。以示獎勵。○又

諭。朕於道光元年御製聲色貨利論。仿書紳之義。以爲座右箴銘。交內閣軍機處都察院各錄一道。科道等身列諫垣。自所深悉。即應恪遵前旨。慎密存記。乃本日御史善年奏請將聲色貨利論。或每月宣讀一次。或一年宣讀數次。無端發此昏繆之語。甚屬狂妄。善年有心見好。不知大體。豈復勝御史之任。著以員外郎降補。歸部銓選。○五年

諭本日松筠到軍機處告知軍機大臣代為奏請帶內閣中書徐松隨往熱河審案。向來各部院大臣經朕派令出差例帶本衙門司員。或本衙門無熟悉刑名之人。准將刑部司員奏明帶往。此次濟克默特札布及色楞旺楚克互控一案。係蒙古事件。前經松筠奏帶理藩院司員尚屬可行。松筠係都察院堂官。中書非其所屬。率請隨帶徐松。又不於召見時面奏。迹近專擅。任意妄為。不知檢點。且此端一開。將來出差大臣皆可於所屬意之人。奏請帶往。夤緣奔競。尚復成何政體。松筠所請不准行。著傳旨嚴行申飭。○又

諭。朕檢閱去歲封章。有巡城御史武爾通阿。劉尹衡具奏等。獲形迹可疑之人一摺。業經刑部審明。按律奏辦矣。因思該逆犯張淖。雖無主使。黨與等情。其悖逆形狀。已屬確鑿。該御史等巡查。尚屬認真。武爾通阿。劉尹衡俱著交部議敘。○又

諭。前據給事中郭泰成奏。二麥豐收。請暫弛囤積之禁。一摺。據稱例載各鋪戶所存米麥雜糧等項。不准逾數囤積。係因年歲歉收。恐姦商壟斷居奇。有妨民食。為此權宜之制等語。京師為五方輻輳之地。人煙稠密。必使米糧流通無滯。庶居民無食貴之虞。原非專

為數歲設此例禁。從前因米價昂貴。曾降旨嚴拏囤戶。現當二麥豐收之時。民食正可稍裕。若如該給事中所奏。勿限囤積數目。是使姦商乘此豐稔之年。恣意收買。將來囤積居奇。必至糧價增昂。有妨民食。該給事中顯係受人慫恿。與本日萬方雍所奏公私迴別。身為言官。豈可稍存私見。輒請變通成例。所奏斷不可行。郭泰成著傳旨嚴行申飭。○又

諭御史劉尹衡奏。接據揭帖二紙。列款控告嵩縣知縣各情。雖書有高珩之名。其人不知去向。將所收印照揭帖呈覽。請飭交辦等語。匿名文書。告言人罪。最為

風俗人心之害。有拾獲者。卽應燒毀。前降諭旨。與律文所載甚明。該御史所收揭帖。雖書有姓名。而其人避匿。焉知非駕名捏控。何得以有執照印信為詞。不行燒毀。殊屬非是。除將封呈各件。擲交該御史自行銷毀外。劉尹衡著交部議處。○六年

諭。前據御史錢儀吉奏。浙江學政朱士彥任性錯謬。各款當經降旨交程含章詳細確查。茲據該撫奏稱。原參該學政終日沈湎。及教職小誤。輒加夏楚二款。查詢並無其事。又創為小枷。令士子帶枷謄錄一款。查係因童生夾帶文字。用小枷號示衆。所枷之人。

不得入場作文無所用其膳錄又貧生拖欠錢糧無
論奇零悉行扣考一款查係該府縣教官詳報欠糧
扣考所欠銀米自數兩數石至千餘兩數百石不等
並非貧生小戶完糧後即准補考所叅皆屬不實惟
該學政之父隨棚分閱試卷出題割截太甚不成句
讀取進童生寫字錯訛令教官掌責及嘉興試院於
場事畢後演劇各款原叅有因而未盡實等語浙省
士風輕薄朕所夙知該學政遇事整頓原無不合惟
伊父朱彬迎養到浙止宜在署居住不應隨棚閱卷
若亦幫同校閱豈不與干預公事者無異試院演劇

雖係場事全竣亦不應漫無關防。至生童勦襲舊文及字畫錯訛原應豫行出示曉諭誥誡有犯者棄置不錄。究不宜出題割裂句讀取進後輒予掌責致滋物議。此數節朱士彥不能辭咎著交部議處。至御史職司糾察遇有不公不法之事原應立加叅劾。然亦當訪查確切。錢儀吉所叅朱士彥各款若皆屬實該學政當得何罪。今查明數款尚出有因而措詞未免過當。且有數款查無其事。錢儀吉何得率行陳奏。念其究係言官從寬著交部察議。○又

諭。昨據戶部會同吏部議奏推廣常例酌增事例條款

一摺已依議行矣。同日又據御史黃德源奏稱。滿漢廕生世職及各正途出身之子孫弟姪俱准報捐。易滋流弊。更恐新例一開。且將常例條款議增。必不能及每年常捐之數等語。古人籌備軍儲。原有輸粟於邊之議。現值勦辦逆回。軍需繁重。雖口外存糧充裕。而轉運一切經費。必須寬籌。斷不能以內地歲入之常經盡出為荒徼行軍之用。茲經部臣會同議奏。於現行常例之外。不得已推廣酌增條款。專為現在軍興而設。仍嚴定限制。以免流品混淆。其常捐事例參酌情形。分別應增應減。並未一律加增。更與另開新

例者不同。御史職司言路。凡遇臣工議奏之事。有未允協者。原可於具奏通行後。據實直陳。如果所言可採。即已經施行。亦不難飭令改議。乃該御史於該部會奏時。同日陳奏。試問該衙門所議條款。尚未具奏通行。該御史何由得知。非有意沽名。即近於取巧。此風斷不可長。黃德濂本應重寃。念係言官。著從寬交部議處。○七年

諭。昨因元旦朝賀禮成。百官甫退。有穿補服二人自東而西。在太和門階下趨過。降旨查詢。本日據那清安等奏。向來朝會。有御史禮部司官侍衛等分列左右。

糾察失儀。請將該員等察議等語。朝會大典。自應整齊嚴肅。該員等於任意趨走之人。竟不照例指拏。所司何事。並聞侍衛處久未派員。自係相沿積習。亦屬疏忽。本應照例將該堂官懲處。姑念由來已久。並非起自近年。著吏部查取此次專司越班失儀御史及禮部司員各職名。照例察議。嗣後丹墀南仍派禮部司員四人。儀仗後仍派御史四人。禮部司員四人。並著添派侍衛四人。分列昭德貞度門內階下左右。專司朝儀。遇有越班行走者。立即指拏奏辦。儻再怠忽從事。定將各堂官一併懲處不貸。○又

諭。昨據五城御史會奏散放貧民錢文完竣。朕召見摺
內列名之東城御史寶璵。南城御史但明倫。俱未進
內聽候。當令軍機大臣查詢。尚有東城御史汪琳。南
城御史安豐。西城御史錢儀吉。三員亦俱未到。各衙
門呈遞奏章。凡摺內列銜之員。理應進內祇候。該御
史等五人。皆無故不到。殊屬不合。俱著交部議處。

九年

諭。御史何輝綬奏請定保舉御史章程一摺。所奏甚是。
御史為風憲之官。必當慎重遴選。此次保送御史內。
兵部郎中李燦。曾任湖北荊州府知府。因才不勝任。

改用今職刑部郎中錢學彬前在福建泉州府知府任內有意規避以才不勝任請改京職部議革職旋經捐復員外郎推升郎中復蒙混截取繁缺知府部議降調又經捐復郎中此等人員何得濫行保送御史李燾錢學彬均著該部即行扣除毋庸帶領引見嗣後各部院堂官於所屬司員內凡因私罪降補京職及不勝外任特旨改用人員不准保送御史並不_得截取外用○又

諭禮部議准御史牛鑑奏請以李容從祀

文廟一摺先儒升祔學宮祀典至鉅必其人學術精

純經綸卓越方可俎豆馨香用昭崇報若僅著述家言闡明心性未有躬行實踐超越等倫列祀鄉賢已足彰褒旌之義豈宜升祔

廟庭稍滋冒濫綜覈李容生平學行雖足為閭黨矜式然似此者亦豈乏人何能盡登兩廡該部請如該御史所奏准其從祀

文廟之處著毋庸議○十年

諭向來刑部承審案件本有定限完結惟案內有提犯未到或行查未覆及患病之犯應行扣限各衙門與刑部定例尚未畫一至闕殿之案必以辜限傷痕定

罪名輕重。其疑難重案。遠員接審。應照例扣限。以專責成。若罪止杖笞。及無罪可科之人。分別交各旗及司坊官等帶訊。亦應定立傳限。著照刑部所擬。嗣後在京衙門承審事件。限一箇月完結。刑部現審事件。杖責等罪。限十日完結。發遣軍流等罪。應入彙題者。限二十日完結。命盜等案。應會三法司者。限一箇月完結。其鬪毆殺傷之犯。到案後。以傷經平復。及因傷身死之日。為始行查及提質。並案犯患病。以查覆及提到。並病愈之日。為始接審者。以接審之日。為始。仍將應行扣限。及三法司會審日期。並於科道衙門註

銷內聲明。儘司員因循。或法司不即會審。以致逾限。如係書役作弊者。將書役嚴加治罪。承審司員及會審遲延之堂司官。一併交部分別議處。內外移咨行查。如催丈三次無回丈者。照例題參。行文八旗內務府五城順天府提人。於丈到三日內無故不行送部者。亦照例參處。○又

諭。御史寅德奏。崇文門稅務仿照倉庫等例。特派御史專司查察。一摺。崇文門設立稅局。原以稽察行商盤詰姦宄。應稅貨物固不容稍有偷漏。而往來行旅尤不可任令胥吏等恣意婪索。若如該御史所奏。近來

稅局巡役過多。該役等所有親戚及熟識閒雜人等。每向該管委員請討論帖。因此藉端影射。輒用白役多人需索訛詐。以致往來官民人等。視為畏途。且聞各門稅局。遇有裝載行李車輛到門。每一衣箱。索取銀四兩至八兩十兩不等。其姦商私販違禁等物。夾帶進城。胥吏等轉得受錢文。私行賣放。京師為萬方輻輳之區。似此滋擾舞弊。不可不嚴行查禁。嗣後著都察院堂官。揀選滿漢御史。擬定正陪帶領引見。候旨派往該處專司查察。其更換之期。以一年為滿。如胥役人等。於不應盤查之人。故事勒指遲留。而於例

應訪拏違禁貨物。輒行受賄賣放。該御史等一經查出。即行指名參奏懲辦。所有該處稅務。不准該御史等干預。儻該御史等有心撓越。或受人情託。有授意免稅及縱容家丁需索滋擾情事。即著該管大臣等據實參奏。務須各循職守。互相稽覈。於國課民生兩有裨益。不可日久視為具文。○又

諭。托津等奏會議稽查役滿書吏回籍章程一摺。在京各衙門役滿書吏。並不回籍。往往逗遛京師。招搖影射。散法營私。據托津等遵旨會議章程具奏。所有已滿書吏。逾限不即起程。及半年不到原籍。潛行來京。

分別革去職銜治罪。司坊官分別勸懲。疏縱之原籍。地方官叅處告退。革退之吏。勒限回籍。五城司坊官。督率總甲認真查報。冒籍大宛兩縣者。役滿令歸原籍。其籍隸大宛者。不准充當書吏。至貼寫酌定額數。責令該經承連環取保。其有加捐佐貳等官。毋庸在部投供者。勒令回籍。並著都察院堂官滿漢科道留心查察。如有役滿逗遛。及地方官容留疏縱等弊。隨事隨時據實嚴叅懲辦。不得日久視為具文。○又

諭。前因各省京控咨交案件。提解逾限各員。惟江蘇彙奏請旨。交部議處。安徽彙奏咨叅其餘各省均係定

案時隨案咨參辦理兩歧降旨交吏部明定章程改歸畫一。茲據奏查明各省京控咨交案件。前於嘉慶十五年經都察院會同步軍統領衙門奏准統計一年之內咨催兩次彙參兩次並令該督撫每屆半年詳察逾限各案將承審各官開列揭參交部查取職名議處。久經定有章程惟各省案件多寡不同以致辦理兩歧請飭一體照例遵辦嗣後各該督撫府尹均將京控咨交逾限未結之案每屆半年彙奏請旨交部議處一次以歸畫一俾承辦各員咸知儆畏。

又

諭前因七品以下人員違例僭用素金帽頂。經大學士九卿議定章程降旨嚴申。例禁茲據給事中陶廷杰奏。違例僭用者現尚不免。朝廷制用頂戴彰別等威。何得濫行僭越。况經降旨申諭。並責成科道等據實糾叅。豈容視為具文。不加察劾。朕思吏部月選官驗看時。每次遶派各部堂官八員。科道各四員。其驗看官內有八九品未入流等項人員。如違用素金頂者。著即指名嚴叅。嗣後若再有七品以下人員僭用素金帽頂者。並著科道等隨時糾叅。按律懲處。以重名器。○十一年

諭大學士九卿會議整飭各部院註銷章程一摺各部

院辦理事件。每月兩次造冊。赴科道衙門註銷。載明已完未完各若干。俾科道月終題奏。如有遺漏逾限者。叅處各部。又設立督催所。查催各司所辦事件。以防積壓。其現辦事件。按季具奏。各部院復於年終赴河南道照刷文卷。由河南道彙題。必註明有無漏辦難結事件。似此層層稽覈。立法至為周詳。承辦各員果能依限辦竣。認真查察。何至有積壓未辦之事。任令該書吏於註銷時混行填寫。且各司收文。均有號簿。每件之下。必註明收文辦稿呈堂行文各日期。如

果細心查閱。自不至遺漏遲延。據大學士等奏稱。若有專員稽覈。自更有所責成。著照所議。令各部院於各司中揀派滿漢司員各一人。專司查覈於文書收發。逐件清釐。填寫註銷時。再為詳細覈對。掌印主稿司員。仍不時留心稽察。不得以派有專員管理。即置之不問。其督催所司員。又將各司事件。按限查催趕辦。恐日久視為具文。該科道等必應認真稽察。於每月註銷事件。年終照刷文卷之時。逐條磨對。儻有未完事件。書吏捏填已完者。著隨時叅奏懲辦。以防延閣而杜弊端。○又

諭左副都御史德厚蔣祥墀以職司糾儀之大臣先已失儀遲誤又不具摺請罪有意含混實屬膽大俱著照部議降二級調用毋庸查加級議抵其不據實叅劾之糾儀科道覺羅明奎孫善寶續齡周貽徽祥安隆勳寅德劉光山阿成徐法績景斌邵正笏富明舒德承光恆謙文達奎秀朱壬林范承祖徐培深卞士雲韓大信汪報原松桂吉爾敏慶昌伊克精額那瑪善和豐程煥采吳清鵬彭玉田陳焯瞿溶馮贊勳俱著降二級留任未經叅奏之左副都御史德興著降一級留任均不准其抵銷○又

諭前據御史姜梅奏東城副指揮張懷涑久病曠職請
勒令開缺。當降旨令都察院堂官查明具奏。茲據那
清安等奏該副指揮張懷涑因病請假扣除兩次銷
假日期並未通告病例。限至吏目法位幫同照料飯
廠條照向辦章程。該副指揮並無私託法位料理情
事。惟該副指揮患病日久一時未能就痊。張懷涑著
即開缺。病痊後交吏部照例辦理。所有東城副指揮
一缺著照例揀補。嗣後司坊官員如有久病曠公。即
著隨時查明覈辦。以重職守。

[illegible]